

尚

書

譜

尚書譜卷之三 三之一

旌川梅篤學

東晉偽為安國古文并序傳譜

孔穎達曰晉書皇甫謐傳云始子外弟梁柳造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厓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願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凡二十五篇今列于後

大禹謨 五子之歌 胤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大甲上 大甲中 大甲下 或有一德 說命中

說命中 說命下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問命

鄒陽鄒季友曰按史記盡引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偽  
秦誓一篇並不引東晉所增諸篇是太史公未見東晉古  
文明矣然却多引小序雖亡篇之序亦有之是西漢之世  
自有百篇之序故太史公見之造偽書者亦見之非傳出  
於東晉也

驚曰鄒氏言史記盡引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則知今文  
為孔孟的傳之真本無疑及偽秦誓一篇則知當時秦誓  
雖偽而實為孔安國之古文無疑並不引東晉所增諸篇  
則知二十五篇實出於東晉之時既為太史所未見即為  
安國所未有無疑此雖數語而其偽遠近分明歷落如指  
諸掌可謂善於考究者矣但序乃伏生二十九篇之目與

經同出於壁不惟非傳出於東晉然亦非傳出於安國但安國取以敬冠各篇云爾鄒氏見固至此而猶未盡也

與荆齊與篇名并外序攝位不稱帝次大經次嘉禾次康誥等失考

晉人既偽為得安國古文二十五篇矣又用安國覆出之五篇又兼用張霸分裂之篇目以合劉向之別錄五十八篇然後大序於首置孔傳於下使人不得而捫捕其蹤跡今詳列於後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大甲上 大甲中 大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上 泰誓中

秦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以上東晉古文五十八篇

吳大曰伏生得於既髻之後而安國為隸古文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屈聱牙至有不可讀者矣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一體乎其亦難言矣

吳說亦得但伏生得於髻後一失考之甚與于助併為偽矣

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藏之中不能  
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者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  
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安國書至東晉時方出前  
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  
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是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  
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  
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  
為名耳又曰孔傳井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  
同是一子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  
也

議論光明但古文結望識吟文  
言偏記亦起

臨川吳氏曰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與張霸分  
折安國古文十六篇為二十四篇而已二十四篇雖在

辭義兼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頤二十五篇  
言七則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為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  
證驗而其言悉近於理比先漢古文邈絕矣析伏生書二  
十八篇而為三十三篇以析出之書通為五十八篇并書  
序一篇凡五十九篇有孔安國傳及序上冒共王莽孔宅  
所遷世遂以為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為之疏義  
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  
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  
與梅頤所增渾淆誰復能得竊嘗讀伏生書雖難盡通然  
辭義古奧其為上古之書無疑梅頤所增二十五篇體製  
如出一手采緝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平弱殊不  
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至晚乃出字書畧無脫誤

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夫以吳氏及朱子所疑者如此顧澄何人敢質斯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書為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為卷帙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為一以真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

後傳但補明所增合小序實古文後考之未詳也

也失者

舊曰晉人知安國古文所以見黜於大儒以其怪漏而已故盡力而避此而端以取悅於儒者儒者亦以二端之近理而即信之不疑殊不知安國之失不可勝計晉人皆未之能避也造為古文欲以壓今文而勝之不從周之文則陷先祖於為下而倍之罪故古文非聖人之成憲其六



也復出數篇歟以若今文之差道不知全篇之文勢乎  
熊慮血脉流通一裂取之術決首尾乖謬血脉非復本真  
矣其失二也史稱古文十餘篇散固亦云十六篇至張霸  
遂分為二十四篇劉向別錄因為五十八篇其失三也史  
言孔氏有古文安國以今文讀之固以起其家哀帝時劉  
歆創為魯共王壞宅所得其失四也所造古文語涉怪  
神又京鄱陋控得垂後其失五也他如偽作大禹謨篇私  
增序文三首辭句變易文字更改皆安國之失也晉人力  
去怪言旁蒐諸引逃難之志為矣仍用古文難乎免於安  
國之一失復出數篇難乎免於安國之二失效據後果之  
別錄錯認為安國之本真又難免於張霸劉向之三失也  
冒稱共王之還書不知其為晚世之託辭又難乎免於劉

歆之四失也凡此四失有一於此便不可謂之聖經況四失兼備尚可與伏生正經同流傳於無極哉聖經本無大禹謨而改作之失矣聖序偽增三者而蹈襲之失矣辭句不當變易而失之變易文字不當更改而失之更改若夫以天子禪位之大事俯綴於人臣進諫之篇中奉命徂征逆命輟班聲呼天子之太上父頑並苗頑以諭量是乃後世強臣跋扈之不軌決非盛世揖遜之氣象吳氏以文分二體斷其偽朱子以前此諸儒未見甚其疑草廬先生以采緝補綴平緩卑弱次其非則莠之亂苗紫之奪朱愿之賊德有甚於怪紳說漏之可惡者則又安能免於馬季長所譏彈之失哉用是觀之西漢古文固莫掩其偽而見黜於前東晉古文往往皆西漢古文之覆轍也又安能

偽之偽者而遂信為夫子之經哉

鄭冲受誣

梅願受古文於臧晉曹受於梁柳柳受於蘇愉愉受於鄭冲儒有難之者曰冲又受之何人哉此言固足以窮其詐矣然又未悉其受誣之情也何晏之集解論語也與鄭冲同進集解於朝其解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章引邑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冲晏若見古文君陳篇則必曰君陳篇無此二字包說非是今不然是冲未見君陳也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墨子亦曰此湯誓文今在湯誥篇冲不言可見冲未見湯誥也至亂臣十人不言泰誓文舜亦以命禹不言上有增加冲之未見二十五篇古文明句如此而曰鄭冲以

古文傳之蘇愉且冲權力十倍梅頤冲既有古文何不就上施行不亦厚誣哉冲愉既誣愉柳之誣從可知矣然則柳受之謚而授之曹也又何疑乎

皇甫謐不與受古文

知古文之深者莫如皇甫謐其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今詳古文之授受而謐獨不與焉是其間必有大委曲者矣任授受則人疑已作而書以人輕矣不任授受則人不知為已作而上冒安國之古文斯書之行遠矣此其曲折之深意也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則世紀乃古文之羽翼也冲愉柳無能為羽翼者詳著其授受謐深知古文者獨不任授受因其不任授受是以知其乃作古文者也冲愉未見六

假以當姚方興誣以授愉柳耳神權力十倍於顯果  
文當自陳朝何侍柳授之曹頤於以獻上而施行乎  
果何從而受也哉謠言妨于外第梁柳邊行古文者創言  
之耳因其創言是以知古文柳得之於皇甫謐者也學者  
知西漢古文出孔安國之手筆而非夫子之正經知東晉  
之古文出皇甫謐之手筆而非安國之古則千年不決之  
公案一旦而昭如矣

帝王世紀

顧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  
生炎帝人身牛首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  
附寶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曰角龍顏少昊金天  
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

僕昌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  
而生頴頊堯母曰慶都觀河過赤龍晦然陰氣感而有孕  
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語曰  
侏儒觀一節今書此一節亦可見謚之蒐竒別異談淵探  
隱與他人異矣孔穎達引謚傳云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  
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想其全書  
必孔竅其門機括撮拈根株悉尋謚之心迹著矣不然何  
為往往載孔傳邪自漢三國西晉人未道及孔傳一字况  
為五十八篇作世紀一書乎二十五篇之古文成矣大序  
作矣五十八篇之專修矣恐人不得其門而入不知奇趣  
之攸歸故不得已而作世紀也儕之聖經可以高尚其業  
托之聖裔可以實據其跡翼之世紀所以微露其情

蓋避其將能乎嗟夫以彼才識加之力學潛心於經書女  
湛思味古之狀聞所未及貫穿上下成一家言庶幾哉於  
漢之儒可與衡賈馬鄭並驅矣不知出此顧乃敬飭顛倒  
殘毒聖經免胄趨乘裂毀冠冕君子眎之如見肺肝謂之  
智則吾不知之矣謚言放勳重華文命是堯舜禹之名與  
傳微異言有扈與夏同姓與傳同言孟子謂湯若亳與葛  
為隣葛即梁國寧陵縣之葛鄉亳乃梁國設塾縣鄭氏謂  
亳即偃師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安能使亳衆往為葛耕  
乎是具考究亦頗近理然則其微異與傳者蓋亦不任授  
受古文倒言受古文於梁柳之意又異而不害其為同也  
歟

尚書譜卷之三

三之二

旌川梅鷲學

二十五篇古文考譜 史漢考

使古文二十五篇若汲冢周書出於魏安陸王冢則吾亦無得而考焉今乃出於東晉皇甫謐之手而冒稱孔安國之古文則其隱顯互見有無相形有不可以一毫移易者矣吾觀仲舒之對策子長之本記孔安國之作傳而李暉采取有司之奏疏而漢武不斥獻於朝而上下信之皆起傳以教人此見西漢古文顯行於武帝之朝也如此張霸分泰誓為三篇以易辭典益稷與序而盤庚亦分出二篇顧命分出康王之告曾分文為三十四篇分九共為九篇而增古文為二十四篇劉向因之別錄為五十八篇此見堯漢古文顯行於昭宣元成之時也如此劉歆創為



壞孔子宅還聖書以效翠伏生之藏以却人心之從而士  
所引之泰誓武成不與東晉古文同班固藝文志即采取  
向歆父子之書此見先漢古文之顯行於哀平新莽光武  
明章之世也如此後漢書安國傳古文授弟子都尉朝庸  
譚為古文學未得立尹敏周防蓋豫楊倫丁鴻杜林賈逵  
馬融鄭玄則其弟子之世傳古文矣孔僖魯國人自安國  
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則其子孫之迺迺相承者矣且曰賈  
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遂顯於世此見先漢古  
文顯行於質和桓靈獻帝之世也如此因其顯而謂之有  
因其隱而謂之無比觀物之大情也若顯有如此而謂非  
當時之有隱無如彼而謂非常時之無則是猶謂仲舒未  
嘗對策子長未作本記賈馬初不訓傳鄭氏亦不注解也

其誰信之哉

趙岐注孟子考

天降下民

止越厥志

注尚書也

○湯一征

止后来具蘇

注尚書也

之遠篇

○若藥不瞑眩二句

注遠篇也

○葛伯仇餉

注尚書也

○僕我

后二句

注遠篇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

止有光

注太誓古尚書也

此武王

周武之時

今之尚書

太誓後得

以充學也

○泮水擊余

尚書遠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

尚書多方

○丕顯哉文王

止無缺

尚書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見九男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

九百二十篇孟子諸所

言皆克典及遠古所載

○欲常常而止

有庠

○祇我見

止允若

尚書

○允典曰

止八音

○太誓

曰天視二句

尚書

○伊訓曰天誅造二句

伊訓尚書

○康

誥白殺越人

止不敵

尚書

趙岐東漢質和時人凡引二十五篇古文者岐皆以爲正篇惟太誓則曰古尚書百二十篇時泰誓也今泰誓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尚書同言未焚書以前百二十篇古泰誓則有所引之書今泰誓出焚書後多有缺誤故所引書不在非謂晉泰誓爲百二十篇也岐謂今泰誓者卽董馬有司向歆固暉逯邈相承以傳至於岐者也安國古文之傳昭昭如此晉古文皆出於岐後岐未之見皆以爲逸篇况孔安國又先於岐二百餘年前岐所不見而謂安國有之且作大序傳可乎又盡信書一節岐注云經有所言事時或過實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明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舂杵孟子以爲至仁伐至不仁箠食壺漿以迎王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篇策可

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驚業東晉武成言前代例戈  
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衆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  
血其言可謂巧矣。然上之與湯以下七王德澤相礙中之  
與七十萬人同矢收野相礙下之與洛邑頑民始終不忍  
叛般相礙果曰紂紂而開周則齊鮮甲以降周使紂為獨  
夫速殪乎太白之下深足以償其恨犯矣何至自相屠戮  
使無辜黨與什什伍伍肝腦塗野土獨何心哉。故晉人造  
語雖以便辭呈技而其立言無法最乖情理之正。豈若趙  
岐之汪平正無礙甚得孟子口氣私意杜撰之書既非孟  
子所見之文而其言且以居周初致孟子為不通文理之  
讀書誤認紂衆自殺以為武王虐殺何其悖哉。趙岐所不  
見安國所無有孟子所悖馳而儒者猶曰真古文噫。嗚呼。

甚矣耶舉一節如此餘足悉辨也

鄭康成禮記注考

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二之郊七十之國九里之郊五

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漢書伏生作尚書大傳三萬言悉按

伏生以大傳授是矣何待正高問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

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柴新奠也先祖者行主也○遂率

天下諸侯執豆蓬駿奔走追王太王王翬父王季歷文王昌不

以卑臨尊不用諸侯之踰天子也文王稱○學記兪命曰

念終始始與於學說而得之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兪命曰

敬學半說已之學學人乃○兪命曰敬遜務時敏殿修乃來○

文王世子兪命曰念終始與於學說高宗之臣傳說所作○

坊記君臣曰爾有嘉謨止良顯哉君臣蓋周公之子伯禽○

泰誓曰子克紂非子武

止

予小子無良

泰誓因古名篇武王

則其泰誓無此章

○書云辟不辟泰厥祖

辟君也為君不君與臣子相衰則奪先祖

夫君父之

道宜尊嚴○表記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生后非民無以

辟四方

太甲湯孫也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吉當為告古文告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詰高序以為厥有一德今亡

○君陳曰未見聖止不

克由聖克能也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實隣張往

省括於度則擇○兗命曰惟口起羞止省厥躬

兗當為說高宗之臣傅說

也作書以命高○太甲曰天作孽止不可以逭○尹吉曰惟

尹躬天見於西邑夏止相亦惟終

尹言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字之誤忠信為周相助也

始就憂此時就湯矣正意曰斯不見古文謂是伊尹誥成

入太甲否則緇衣當引太甲曰夫

○君雅曰夏暑雨止惟曰

怨雅高序作牙似借字也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也

同。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  
與各公名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作到中初寧王之德，今傳士讀為厥亂勤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為是正義曰：鄭以以生所傳，歐陽夏所注尚書也。按鄭實本見東晉古文而宋為古文尚書，即鄭所注尚書也。又充命曰：爵無及惡德，止寧晉古文亦作到中初寧王之德，又晉人據鄭說以作古文可知矣。

神則難

漢儒惟康成殫見洽聞，復出一世弟子，遍天下耳。目明達可謂無壅矣。而凡涉于古文二十五篇者，皆以為今亡。凡引泰誓文，則曰：今泰誓無此章，則其篇亡。是鄭所傳注者先漢十六篇古文，非東晉二十五篇古文也。鄭注到中初寧王之德曰：古文為是正義曰：鄭以伏生所傳歐夏所注為今文尚書，以衛賈馬所注者為古文尚書，即鄭所注尚書也。鄭之未見東晉古文如此，甚明。出康成前者，曾無一

人一字可當其考信出康成後者亦無一人一字可訂其  
未見是東晉之偽書突然而上冒安國之古文者也攝述  
不及致思乃曰鄭未見古文故以為今亡噫伏願達同生  
鄭世而未見古文將服膺鄭說之不暇豈敢嘲之以為不  
然也哉又使其覆根柢焰灼冒昧真知為僭偽不令之  
書孰肯捨所當信崇所當黜以自趨於悖惑之歸哉假令  
彼作偽者人品可追古人文辭可通古人義理可擬古人  
則但當曰此亦後世之能言者充其造庶幾可與安國等  
並驅爭先者可矣豈可徑以東晉之給者真當西漢之聖  
孫而遂貪採葺補綴之說深信為聖人之正經其如昧  
是非之本心何哉雖然方此人造偽之初既妄肆即與之  
想則人品已不正大心術已不光明與吳楚僭王之罪可



歸殊塗但用成主而已矣厥鑒不遠在彼安國今欲復不  
恭誓十六篇之顯行如昔時之盛者胡可得哉胡可得哉  
所謂其餘不足觀正此足矣辭而闢之可也亂世之姦雄  
無一言之幾乎仁終不免乎畏上帝者之不敢不正

韋昭注國語引尚書考

畜辰曰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也○襄王曰豈

敢厭聽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單襄公曰先王之令也武

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縱匪彝無即恤淫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單襄子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書○又言在泰誓曰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今用書泰誓無此吉其散亡乎○單襄公曰周晉襄公驩之孫也而

令德孝共吾聞泰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

秦誓代終 ○單穆公曰夏書有之曰閩石和鈞王將則有

也也 ○伶州鳩曰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九德九力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

也也 ○伶州鳩曰武王作殷云所以優柔容民也 ○魯

語陳庭有楛矢貫隼云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 ○楚語昔

殷武丁能聳其德云必交修余母余棄也

韋昭三國時人其注國語凡引二十五篇古文者以為逸

書是所見者安國十六篇所未見者東晉古文也凡引秦

誓者以為今秦誓無此言其散亡乎是所見者西漢秦誓

所未見者東晉秦誓也以韋昭時所未見而以為孔安國

所親見以韋昭時所未見而已為孔安國時所已有晉人

將誰欺乎以是言之則旅獒鬻魯語非魯語鬻旅獒

說命鬻楚語非楚語鬻說命不宮辨白黑限晝夜冬

以白公而誣以攘善猶之可也以夫子而誣以攘善不亦  
剽悍禍賊也哉

鄭冲何晏同上論語小解考

集解序云光祿大夫鄭冲駙馬都尉關内侯何晏等同上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包曰孝乎惟孝美

兄弟善於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曰亂○焉吾無間然矣

○辟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黃土簣也宋儒注曰

夫子之言蓋出於此逆使夫子為前襲之人論語為已陳之

說偽古文為伐宋之正三國時鄭冲何晏耳目甚短千有餘

年宋儒耳目甚短亦以命禹○予小子履止簡在帝心曰

履股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也殷家尚白○朕躬有罪四句

集解所引孔曰者即安國所作論語傳也乃安國之手筆

也舉安國之手筆為證則晉人將何辭以對書云孝乎章  
安國不言君陳篇是未見二十五篇之君陳矣予有亂臣  
十人句安國不言泰誓篇是未見二十五篇之泰誓矣禹  
吾無間然矣章安國不言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為禹謨  
之克儉於家盡力乎溝洫為禹謨之克勤於邦是安國未  
見二十五篇之大禹謨矣舜亦以命禹章安國不言舜非  
但亦以天之歷數在爾躬一語命禹而已而於一言之上  
下又益之以十五句非但亦以允執其中一語命禹而已  
而於一言之上又益三句非但亦以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二語命禹而已而舜復以二語之上下益之以十二句在  
堯為寂寥乎垣章在舜為春容乎大篇是安國尤未見  
大禹謨修飾之影響也安國於朕躬有罪四句不言其也

於湯誥是安國又未見二十五篇之湯誥矣他若辟如若山未成一蕢不言其出諸為山九仞功虧一蕢為君難為臣不易不言其出諸后之親厥后臣克親厥臣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不言其出于母以利口亂厥官其猶正牆面而立不言出於不學牆面功言令色鮮矣仁友便辟不言其出於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則其於旅葵周官同命等篇皆未之有接於目也若是而謂東晉之古文即安國之古文是政猶以安國之古文即聖人之正經者一律也安國倡為古文以亂聖經賴大儒之撻擊如土委地如雲見規矣晉人襲其故智遵其舊轍以為偽之偽者其時得而掩人之耳目惑人之心智哉冲要引孔傳以論語未嘗言二十五篇即安國之古文晉人乃欲誣未見之古文之鄭冲以

為得授古文之祖師此之謂失其本心或曰冲晏安國皆未見二十五篇吾子辨之審矣朱子大賢豈苟徇人者而注孝乎二字為夫子之言曰書之言孝如此則朱子亦非耶應之曰朱子之明過於鄭僑晉人之欺甚於校人朱子如子產曰得其所哉不一而止也古文尚書曰德日新日新其德時時日新朱子遂釋盤銘為自新今人遂以新字替無當於民堅執親字牢不可破受校人之欺一也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而襲孟子而不識孟子上文乃放人之比正猶舍路乃舍義之比遂使程朱誤信剪截上文而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各已放之心約之便反復入心來受校人之欺二也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篑論語注辟如為山章曰夫子之言蓋出於此不知夫子有辟如二字而彼

無之是彼之竊此正猶其猶正牆面而立書約曰不學飛  
面此有其猶二字而彼無之者同也將以詐居三代上雖  
夫子亦受攘善之屈矣以校人之欺三也君陳篇上竊國  
語令德孝共之句下葺論語惟孝友於兄弟之語因重複  
太甚偶脫孝乎二字遂注為書之言孝假令同生包成之  
世未見君陳之文必不敢即以孝乎為夫子之言自方引  
書云書曰之下而又為自己口氣者恒少故也如書云高  
宗諒陰若於高宗點句則不通矣使朱子無據古文而欲  
異諸注必曰包氏等以孝乎惟孝為句未知孰是非然必  
曰其義亦通非然則曰其義非是必不如今之寂無一語  
也寂無一語者挾君陳篇以自信故耳受校人之欺四也  
其他若此猶多今不盡舉也

杜元凱注左傳引尚書考

桓十一年開康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

也杜注曰武王有亂臣十人封有德兆夷人今按漢初夏

書曰臯陶邁種德杜注遺德乃降此句亦古文隔從下句今

按穎道之巖調全於如此○僖五年宮之奇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

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杜注德書疏曰蔡又曰黍稷

非馨明德惟馨注遺書疏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疏注遺書

文也杜不見古○僖七年管仲曰諸侯官受方物○僖十二

年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戡乃職無逆

朕命○狐突曰周書有之大明服疏注周書○僖二十四年

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注夏書遺書也正義○趙衰曰夏書

曰賦納以言三句注尚書度○成二年滅宣叔曰秦誓所謂



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杜注○成六年樂武子曰聖

人與衆同欲故能濟事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注洪

在周書○成十八年單子曰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注洪

書○文七年卻缺引夏書曰注逸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

以九歌仵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

之九功正義曰此度書也○襄四年魏絳引夏訓有之曰有

后羿注夏訓夏書疏夏書五子之歌驚曰淵之言非才不考

之方來也注夏訓夏書疏夏書五子之歌驚曰淵之言非才不考

不脩民事而淫於色獸寒泥惡弄其民而虞羿於田取其國

於通靈經於戈靡自有焉氏之二國之墟以滅其國而少康

少康滅澆於過滅豷於戈有窮由是七初未嘗言太康之田

羿之句以為距太康於河觀罕甲之箴亦言委羿襄五年

夏書曰成允成功注通書疏此虞○襄十一年魏絳引書曰

居安思危

注

思則有備有備無患○襄十四年師曠曰故

夏書云道人以本錚徇於路通官師相規工執藝業以諫正

曰此在情征之篇杜未見古文故

○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

者取推亡固存國之道也

仲虺湯左相正義曰仲虺之語云

乃其昌○二十一年北宮文子曰周書教文王之德通曰大

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正義曰武成

○滅武仲引夏書曰

念茲在茲

注通釋茲在茲云

惟帝念功正義曰杜○宣子

曰詩曰惠我無疆二書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注通書正義曰

杜未見

○二十三年仲尼曰滅文仲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

你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注通書也○

襄二十五年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

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注通書正義曰

○二十六年蔡子

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注通言也正義曰○二十

七年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

畢命改此文曰服美於○

二十八年叔孫穆子曰武二有亂臣十人

正義尚書○二十

九年季札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慚德○三十年

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

也○三十一年穆叔曰泰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注云今

哲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正義曰今尚書泰誓謂漢書卷

馬世亦無此文肅所注尚書泰誓謂漢書卷

泰誓近非本經 ○昭公元年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亦注

謂逸 ○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祭蔡叔蔡叔也正義曰 ○六

年叔向曰楚辟我喪若何效辟書曰聖作則逸 ○七年楚茅

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

萃淵藪

說曰此在尚

○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協筮襲于夢武

王所用也

此外傳云恭嘗曰朕夢好朕卜筮於休祥我尚必克此武王辭正義曰杜不見古文文外傳解之

○定公元年士伯曰啓籠納侮其是之謂矣正義曰今尚高

杜命也○昭九年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正義曰此語則

此言也子皮下文又云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注正

義曰尚書大甲篇舊曰子皮上文若實出於說中則亦有書

日一字必不誤說命而敬大甲矣孔氏不曰晉人累子皮以

造說命乃云此出復意何其死索為書而且直言大甲所以

不發明杜氏遠書之故豈非索補言古知過退修教也

昔因聖而○十二年子革曰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注

昔者我○十四年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注遠書

晉人偽尚書序○十七年季平子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注也替奏鼓書

刑○十七年季平子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注也替奏鼓書

夫馳庶人走注此尚高○二十年晏子曰登亦如味一氣二

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府水也疏九歌之事尚書大禹謨篇文也○二十二年吳公子

光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疏尚書有征云威克厥愛○

哀六年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注遠一疏此語在尚書五子之有此冀

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注滅亡謂夏桀也疏古文

亡也昆後也言當先斷志後用也孔疏夏書大禹謨○二十

三年知伯以辭伐罪足矣之篇也唯能先杜班不見古文其解亦與孔傳合

元凱為人性癖所耽而玩者左傳也有通說有長歷用心

愿矣書成而人信之號稱武庫杜曰武王有亂臣十人紂

有億兆妻人古文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

十人同心同德注地平天成逸書也正義曰杜維未究古

文孔傳其義亦不相違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

文孔傳其義亦不相違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

三事謂之九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尚書大禹謨盡用此文官占惟能蔽志思命於唐也杜注因下句是字照出上文先字非有意改經文能字也世文直用先字代經文能字見當世人情敬服元凱可謂至哉非但敬服元凱而已火災荒困玉石俱焚等語考之三國志晉書往往有之菟聚亦云博矣沈州見張靜峰亦言此等語決非似夏之文其見豈不卓哉凡引秦誓不曰汝書則曰今秦誓無此文杜見漢古文未見晉古文也用是觀之聖御雖不見古文古文畧臺卿之注與當世之書而為之者有矣恐虞和時以此書也然古文之蹈襲不止臺卿而已康成雖不見古文古文畧臺卿之注與當世之書而為之者有矣疑桓靈世有此書也然古文之蹈襲不止

康成而已弘學文和平叔雖不見古文古文畧弘嗣文和平叔之注解與當世之書而為之者有矣疑三國時有此書也然古文之殆襲雖曰晉之元凱與志書之近出莫不采掇矜綴則其歲時之限倬有吟域決不可推之西晉決不可推之三國決不可推之兩漢況隄菟之恭誓博易顯行之恭誓二十五篇之古文然化十六篇之古文與年之安國遠充漢初之安國何異兒戲之所為哉以為文和所授則文和實未見以為休預洪季彥始所授則三人皆無聞不且與文和同受誣以為仲真所創而仲真乃獻書於朝者耳然則士安雖有喙長三尺亦靡得而遁其情者矣

古文株根削掘譜

歷考西晉以上諸儒皆未見古文則古文東晉時方出可

疑之甚者朱子之言信而有徵矣然後乃敢連其根株而  
悉剝掘之一曰究造化之由論語堯曰篇可以增加敷衍  
荀卿道經之言可以發明執中淮南子舞舞干羽兩階  
有苗格可以見文教之敷滅文仲引念茲在茲至念功卻  
缺引戒之用休至府三事及蓄成允一句與其殺不辜二  
句皋陶邁種德二句此造作大禹謨之由國語夏書白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單子曰位於一人之下而求掩其上  
夏訓曰育窮后羿可投羿田指太康惡而曰皇祖有訓夏  
書惟彼陶唐至乃滅而亡又單穆公引夏書闕石二句此  
造五子之敬之由師曠二夏書道人至藝事以諫太史引  
夏書曰衣不集於房至庶人走矣公子光曰作威克二句  
三國志晉書火災崑岡二句此造作隋征之由季札曰聖



人之弘也猶有慚德公孫僑曰以為口實王孫圉曰以寡  
君為口實中行獻子隨武子皆引仲虺之言叔游曰惡直  
醜正二句孟子萬伯仇引楚莊王引中冓之言表記慎始  
敬終仲孫湫親有禮二句此造仲虺之語之由夫左曰天  
降表於吳周語單子曰先王之令有之天道賞善而罰淫  
至以承天休論語帝臣不蔽至無以萬方此造作湯語之  
由漢律歷志高十二月己丑朔旦冬至荀子從命而不怙  
為上則明為下則遜論語不求備於一人班彪見善如不  
及用人惟由己從諫如順流此造作伊訓之由緇衣尹吉  
自周有終至泰厥祖無越厥命二句若虞機張云云孫  
丑曰予不狎於不順國語衆非元后四句于皮曰欲欺度  
二句孟子緇衣皆引天作孽四句宮之奇曰皇天無親云

云中庸辟如行遠二句此造太甲之由詩曰天難諶斯天命靡常尹吉曰惟尹躬二句荀慎終如始終始如二呂氏春秋曰五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此造作成有一德之由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蓀其德云

云至厥足用傷墨子尚同篇曰夫建邦設都云先命惟

口起蓋至省厥躬爵罔及惡德至事神則難子皮曰非知

之難二句國語若作酒醴至罔于棄此造作說命之由左

傳民之所欲二句國語朕夢恊朕卜三句孟子我武惟揚

至於湯有光荀子獨夫受禮記于克紂至小子無良史記

載紂之惡孟子天降下云至越厥志傳曰武王有亂臣十

人紂有億兆夷人朕夢恊三句于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

離德滅宣叔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其知曰紂有

德非美人亦有雜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孟子天  
視自我民視二句無畏寧爾至若崩厥角此造作秦誓之  
由律歷志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  
自周于征伐紂樂記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散之桃林之野  
大傳既事而退祭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天下諸侯  
執豆籩駢奔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北宮文子曰周書於  
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二句字尹無字曰紂為天下  
逃二句孟子有攸不為段東征至大邑周此造作武成之  
由孔安國旅獒馬鄭皆讀作作首豪之象國人遺其首豪  
來獻見於周頌造訊之曰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仲尼  
對陳人問隼曰肯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至故分陳  
以肅慎氏之貢晉人移仲尼之言為召公之高良誦矣不

覺使仲尼為伯宗之撰善獨不惕然於心乎此造作旅焚  
之由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至有喪拜為王  
曰舅氏余嘉乃勲至無逆朕命仲尼且見抹其何有子襄  
王命管仲之言此造作微子之命之由祝佗曰蔡仲改行  
率德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傳曰爾尚蓋前人  
之愆宮之奇引皇天無親二句太叔文子曰慎始而致  
終以不困此造作蔡仲之命之由河間獻王所得周官五  
篇冬官多散於五官之篇實未全亡以考工記補之則非  
矣文王世子三公官不必脩惟其人孤在卿大夫之上可  
當三少之名此造作周官之由宮之奇曰黍稷非馨二句  
端衣出入自爾師虞二句坊記汝有嘉謀嘉猷至惟良類  
哉文王世子公曰宥之云云又曰在辟此造作君陳之由

漢書杜志康王革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丙午肅王  
命作丹書豐刑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孟子曰收其  
放心此造作革命之由也周衣君雅曰夏暑雨至曰怨咨老  
子曰國難於其易孟子王顯哉文王謨至正無缺然未明  
言君雅篇此造作君雅之由孟子曰左右前後皆薛居州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史老引武丁曰必交脩于無不  
棄也楚語引衛武公曰朝夕交戒我賈子曰選天下之所  
士左右前後皆正人此造作同命之由無所由則無可以  
發其獨智無可以發其獨智則無可以行之簡策故其他  
正經之目無所由者皆冥之寂然不復造作。二曰訂為  
譏之偽典曰堯貢曰禹非有美大之次文也豈有人臣陳  
謨帝前而尊稱之曰大禹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

大禹明是取大舜之大加諸禹之上而不知其為不敬此  
傲上階例卑克惣為名篇之疵知人安民皋之謨地母若  
丹朱做禹之謨也統曰皋陶謨以其長也安得又有所謂  
大禹謨哉耕野王氏曰大禹謨篇明是重美此妄增之疵  
因為偽增無序遂闕入大禹二字於皋陶夫殿謨之下此  
紊序之疵竟與終篇是與皋陶終篇是謨甘湯泰牧禹  
終篇是誓典謨誓錯雜無章者非經體也始謨之終典之  
終誓之此紊體之疵禹以九功之德皆可歌然陳於帝帝  
以平成允治萬世永賴歸功於禹謨不謨矣昧皋陶為何  
如不矜不伐爭功爭能述德經之言也取以加諸堯言天  
之歷數在爾躬之上人心道心亦道經之言也取以加諸  
堯士元之厥中之上眾非元后何戴二句內史過引要書

之也取以加諸堯言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之上典不與  
矣跡堯典為何如君命征臣徂征而不知勢必出於逆命  
茫無定笑非好謀而成之道也誓不誓矣跡甘湯泰牧為  
何如謀不謀與不與誓不誓摠為反易之疵為天下得人  
何關於上好興戎明是躁人之辭此不辭之疵多堯之讓  
位舜不請卜明是為昆命元龜張本此擬拾之疵既曰不  
矜不伐矣益猶戒之以受益之謙招損之滿此衝決之此  
既曰四方風動從欲以治矣而苗格猶待於文教之誕敷  
兩階之干舞此乖刺之疵堯典曰乂頑臯陶曰苗頑因蒐  
孟子之書入於篇內則擬人不在其倫矣此慢上之疵堯  
上位岳大臣呼替子為宜舜天子替太上禹益替以臣子  
而呼替允若乃大不恭此非臣之疵恭帝命

中疑期倦於勅獨夫紂乃爾世仇益憤於禹帝初於歷山  
住於田初征自葛九仞寧執非敵厥角若崩無輕民事惟  
艱凡此蹈襲乎孟子者也其曰好問建中於民懋昭大德  
終累大德文王武王敷大德克受厥命若升高必自下若  
陟遐必自迺太王肇基王季其勤王家嗣守遺緒績乃葛  
服凡此皆蹈襲乎中庸者也其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精惟一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  
則小慎終如始爵固則惡德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以義制  
事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推賢讓能庶官乃和  
凡此皆蹈襲乎荀子者也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各見辨正  
茲不勝載至其閃姦打訛不遺纖小曰潯哲溫恭允塞方  
懋和永弗詢濟濟蠢茲六馬為邦之君厥后明明沉湎於



酒不吹於德厥鑒不遠在彼夏王天釐厥德用集大命紘  
萬邦克有終天難諶命靡常屏棄典刑無載爾偽肇基王  
迹建邦啓土九有以亡一履厥德沉亂於酒纘而不滅哲  
人紂率其旅若林類冢土壹醉脩其禮物明明后表正萬  
邦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文其一釁乎詩者如此曰冢宰掌  
邦治至掌邦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十二年巡行方岳論  
道經水錚巡於路其或不泰邦有常刑政典紀於大系  
旅文其一釁釁乎周禮者如此曰文明萬國咸寧允什大猷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其一釁釁乎周易者如此曰汝  
惟不矜四句冬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皆一釁諸老  
子者也曰惟口出好興戎建邦設都云惟以亂民厥罪  
惟鈞皆蹈襲諸墨子者也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四句皆猶龍不諸呂氏春秋也曰玄德舞  
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皆猶襲諸淮南子者也至於顯  
竊今文之句法曰若稽古帝舜曰若稽古大禹禹拜昌言  
曰愈惟汝諧曰明聽堯等可見鼠竊今文之一古兩字微  
子命曰稽古周官亦曰稽古反而用之曰無稽單而用之  
曰稽於衆堯典首言欽明文思乙其中二字曰文明也

克讓乙其上二字曰恭允三后恊心用呂刑也作賓王家  
用虞賓也逸豫用康好逸豫也兩曰時乃功一曰時乃風  
命汝翼作股肱心膂改耳目為心膂弘敷敷五典改敬為弘  
改教為典曰式曰克曰典曰訓曰時曰惟曰是惟曰乃曰  
猷曰艱悉取以為貫文句之上下統統栗栗惟恐失正經  
之節俟又其類襲今文者如此○四曰昧用文之式以

論曰孟子之文相乘而用之如為山九仞為山冠諸論語  
九仞冠諸孟子功虧一簣又冠諸論語格字冠諸論語非  
心冠諸孟子孟子亦自言格君心之非以詩經孟子相乘  
承而用之者鬱陶乎余心頗厚有忤怩鬱陶取諸孟子頗  
厚取諸詩經下文忤怩又取孟子以古人之文稅脫換字  
而用之右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稅脫論語文為君難  
臣不易而以后字換論語之君字以克艱字換論語之  
字與不易字也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迺稅脫中庸  
之辟如行遠必自迺辟如登高必自卑而以若字換中庸  
之辟如字以升字換中庸之登字以陟遐字換中庸之行  
遠字也詩曰陟高山陟在嶽周書新陟王暨升高之義  
不當用在遐字上欲掩其模倣而不知用字不當律令與

詩書背馳矣。今文惟字在句首者發語辭，在中者訓與也。古文用作思字意，而與正經亦背而馳矣。譬如幼子學行十步九蹶。○五日昧用韻之法，喜起照明良康勝隳墜。此古人句句用韻之法。夏書曰：惟彼陶唐，有此異方。帥彼天常，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唐方常行綱亡，句句用韻，乃當時之體。如此與喜起等歌，皆合觀其乃滅也。

之句則知夏世之季桀帝之秋，故鄭康成杜元凱皆釋什憂桀獨王肅一人疑是夏康。太康時晉人遂擗取以充入五子之歌。脫帥彼天常一句，乃此人之故意欲人知古文有脫誤。閱左傳然後知之，使人不可測知也。改乃滅而亡為乃底滅亡者，欲以遷就太康時也。至於改其行為厥道，則此經書用韻之體，辟嬰兒之未孩，乃欲強作解事自

虛聖九借造聖經而終莫可掩者矣唐宋之儒耳目為之  
辟易心知為之遷改靡然從之載為義主方且效忠竭力  
之不服而不其卜者王郎亦看劉益之儔耳是豈晉人  
之能欺後儒哉乃後儒自昧其是非之本心○六曰襲古  
文之軌先漢古文孔氏有之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  
其家蓋古文雖未必真然亦必私造於家以欺人自然後  
以今文讀而錄之行於世若夫東晉古文私造於家也

以隸書於家獻之於朝也即以隸書於國初未嘗見有古  
文之點畫形像也特不過冒稱之言有如斯耳其曰以伏  
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言漢初之所考定也又曰  
為隸古定以竹簡馮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言漢初之所  
寫多也初不言東晉之時曾有如斯也是則造為古文而

以今文行之先漢是也初無古文而冒稱其名者東晉是也  
以言乎誣祖行私而陷祖于倍上之歸者其罪均也此  
所以襲其故轍而不知避也○七曰沿復出之害正經堯  
典裂俱微以下為舜典使堯為天下得人之仁至二女媿  
有鰥而止故堯典止欽哉若人有首而截尾舜典突慎微  
若人有尾而截首文氣銷縮血脉不貫舞矣聖經有言

戲故舜典裂出非也臯陶謨裂帝曰來禹以下為棄稷已  
又改為益稷有若初學作文用字未工修改方妥且明以  
欺人承上文禹曰師汝昌言故帝曰來禹汝亦昌言亦者  
亦益陶也裂之則亦字無攸承故益稷裂出又非也盤庚  
遷後史缺成篇故子長謂作於小辛時尋章摘句者私意  
亦知凡有更端必加截斷聖序九共之類浸為後人私增

故曰及三篇亦非也。顧命初裂王若曰以下為康王之誥，後復以報誥之辭不宜分裂，復改自王士在應門之以下，殊不知恤宅宗之內王為父為天子，皆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履，丁卯命作冊，度以後致生成王，以發頤命致死，服不可接，致生父是以設生時之表之坐之寶之跪之輅之宿衛于亦斬衰之冠而服祭服之麻冕，變斬衰之服而服祭服之黼裳及其遂事也。諸侯以吉服見王，亦以吉服報告，皆所以終成王用敬保元子，鈞濟於艱難，無以鈞冒貢於非幾之命也。而非安意以為慶矣。雖受乘黃玉帛之幣，亦曰成王致生之命云爾。釋冕釋纓釋麻冕也。反冠繩纓也。反喪服者反其恤宅宗時所服斬衰裳，苴經杖，絞帶菅履而釋去服裳也。冕言釋不言反繩纓。

喪服言反不言釋黼裳互文也明是一篇文字康王之誥  
裂出尤非也且不曰裂出而曰復出詆伏生之妄合也何  
其忍心害理哉此皆安國之覆轍車仆馬斃於前矣蓋復  
談笑循之而不知戒何其巧於逃漏經之難而不巧於逃  
賊經之難也耶○八曰析百篇之目聖人正經七十七篇  
而已舜典大禹謨益稷康王之誥孔安國古文所增也  
聖經之本真也後又分出九共八篇成又三篇太甲盤庚  
說命秦誓各二篇共二十三篇總之合百篇元成時張霸  
之所增也劉向之所用也不惟正經無此分別雖孔安國  
古文亦無此分析觀九共為十六篇之一篇可知矣今東  
晉古文不依聖人之正經而遵孔安國之偽增故猶有舜  
典各一篇不依正經之七十七篇而徇張霸之私分故亦



有九共等二十三篇而為百篇之目是光漢之安國一身  
獨為安國者也求晉之偽安國者合安國張霸二人而共  
為安國者也偽乎偽者如此而猶謂之聖經也耶或曰大  
禹謨非裂出聖經者何以見然曰裂堯典為舜典顧命為  
康王誥即私增舜典康王誥之序文此恃序以為重欲人  
不復合之也旁蒐橫豎造為長篇勒入臯謨序中而不必  
贅序此恃以為重不患人之不信也故吾以聖經本

而點之者舜典康王之誥是也以聖序所無而點之者禹  
謨益稷是也於此見聖人之序決不可少也抑愚鄙陋知  
安能以及此今及此非聖相其身天祐其表使之廓清邪  
息也乎哉○九曰王肅似見古文孔傳孔穎達曰晉時所  
出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時王肅始似竊見晉

古文及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顛達之言云爾  
嗚呼顛達誤甚矣是時古文泯無蹤跡王肅何由而窺是  
哉肅恃晉武母舅之尊倚撫儒先不翅敵仇豈有窺見古  
文而不誇談示世以任中興復古之績而寂寥簡淡僅吐  
出夏太康時四字而已哉細推之乃晉之作古文者窺見  
肅意采入五子之歌以湊合一篇耳非肅窺見古文也

也嗟夫顛達尊崇古文端門孔傳摧裂正經附麗偽書指  
有旁見側出可援據證者不顧賢否不暇涇渭悉采以張  
大古文今盡其所據持王肅一人夏太康時四字何不  
反面懲之則朱子英特之論所謂古文東晉時方出前此  
諸儒皆未見豈不自顛達而先得之哉然則局局於棘車  
之目石其亦受命於天一成而不可使拓也哉○十曰冒

共七述書之偽聖人之宅為諸侯王所壞事甚異一宜書  
內外皆無一人以乃祖太牢祀孔之意開說共王二宜書  
宮室覆壓壞至孔宅觀天者多漢法何不懲治三宜書不  
特三宜書而已安國造為古文政宜張共王之學今嗜而  
不言一可怪孔臧與安國書曰但知二十八篇說者以應  
二十八宿不知又有古文安國族人尚不知有古文又不  
知出於壁也二可怪且孔氏既藏書當自發之自言之  
不待共發書然後知孔氏藏書哉言在子不語中者顯行  
於世言近理稱為流落四可怪宜書不書可怪不怪則壞  
宅還書之偽斷可笑迨其偽所從出乃哀帝時劉歆移書  
欲立古文於學造為此偽東漢大儒痛加指駁則古文  
歆偽俱已摧敗矣晉人知所指擊者在古之辭而不在

共王之窟故默化以新辭而仍穴乎舊窟是晉人至此合  
二人而為安國者復合劉歆三人而為安矣矣或曰大序  
與傳非安國所作乎曰大序若言泰誓十六篇則與史記  
董仲舒漢有司向歆固惲融各所言合吾信其出於安國  
矣今觀大序之言比伏生書增多二十五篇則非為安國  
古文十六篇作乃為東晉古文作以此知其非出於安國  
之手也西晉時杜預好左傳盛行大序首引左傳可見其  
東晉時出一也甲盤說泰誓取張霸之分託名安國以行  
之可見其東晉時二也共王壞宅寧取劉歆之說託名安  
國以行之可見其東晉時出三也大序二十五篇朱子  
謂前此諸儒皆所未見傳同時出諸儒宜見之哉大序又  
喜古又五十八篇悉上送官而向歆父子校理祕書唯見

卷之七 古文無有求晉古之歷可考考者如前則古文大  
傳冒稱安國不辨而自明矣

論僞

治古文序傳之僞吾始以魏西門君之說繼以漢雋大夫  
之斷使人自覺其非而逆閑其機西門君之說也不必辨  
其僞而直蔽以罪雋大夫之斷也何謂使人自覺其非而  
逆閑其機董仲舒史遷漢有司責安國曰子以恭誓石丁  
六篇認認然曰譚於我我以對策天子之庭作周武卒紀  
陳於秦疏頌而怯其近理之書伏求晉人而後授之古文  
二十五篇大序及傳何居安國對曰我書所以得別於謚  
者賴有大儒良史名大夫之見知耳二三子耳吾言目吾  
文心吾書乃本吾也尚不能自信我口未嘗言之而手未

嘗筆之而書未嘗成之後吾數百年而出是吾假吾也不意  
二子亦為豪俗所劫下同後之蚩蚩固知自辯為愚為  
狂反譏我為欺為怯設有人補增全經妄曰安國更有八  
續增易翼亦稱安國若等盡從而信之乎不為我別白者  
乎武王將興必有禎祥能招國門之闕宋孔王室孔陳恒  
執君鬼神德威答宰我問持不雅言何可無也安國身之  
於迹失之於證謚得之於證失之於迹謚書之廢在旋踵  
二三子何憂於謚歟固林逵融乎謫曰罔昕之領領固識  
造偽誤落子度內為子注釋過猶可說教孫升本晉龍致  
智世儒望風靡一勁草拂福之罪不赦謝曰此則安國之  
罪也攻乎誦謚曰汝記安國序傳增古文二十五篇我中  
委曲隘而立我猶未見乃極安國謚頭搶地曰人微地輕

信市安國將以愚乎世之凡者耳何敢欺二子二子注書  
凡涉古文曰逸書曰篇亡詎不信哉良久曰然不勝諸我  
而張儁成真誠陋儒之罪耳昭冲晏謫曰謫胡越吾疆而  
誣安國曰國語注論語解疆界明矣吾何愛於誣將以求  
吾古文之行耳預勸曰吾與謫甚近汝古文吾世所未有  
而誣安國以先有何狂悖哉曰情狀既露噬臍莫及此以  
兩漢三國西晉時效辨使人覺其非而逆閉其機也故曰  
始以西門君之媿者也何謂不必辨其偽而直蔽以罪也  
星彗孛麟鳳虺蜺所不能無惟似是實非似真實偽在叔  
季而謬稱古昔實幽暗而自張高明知足以飾非鑿足以  
濟毒革仕正邪不免聖誅博士通掌之正經矢何使僕飲  
屬不合不公之流猥以私意造偽書闖入經內使人目眩

心惑古罔今悞醒違天悖謾虞夏欺商周罪焉這諸造古

文之罪三一曰生今反古二曰自尊自用三曰不遵同文

堯典削弱之罪八一曰視唐太速二曰與虞太早三曰克

讓無實四曰吁咈無刑五曰蒙得人之仁六曰歸擇得之

私七曰戕試哉之事八曰列祖落之體舜典偽增之罪十

一曰妄增篇名二曰攷讓成篇三曰肩越孟引四曰少取

全經五曰有鯀首擲在外六曰威鷹項列於前七曰慎潛

不知何人八曰詢事不知何帝九曰罪罪終他篇之刑十

曰微庸結他篇之意大禹謨妄造之罪廿有二一曰不敬

之罪二曰借貢之罪三曰早與之罪四曰闕序之罪五曰

重美之罪六曰素典之罪七曰素誓之罪八曰不謨之罪

九曰不與之罪十曰不誓之罪十一曰援老之罪十二曰



撈有之罪十三曰銜決之罪十四曰乘刺之罪十五曰操  
心之罪十六曰張本之罪十七曰不臣之罪十八曰非倫  
之罪十九曰陵危之罪二十曰抄畧之罪二十一曰叛經  
之罪二十二曰欺罔之罪益稷妄增之罪五十一曰削弱羣  
陶二曰致攘成篇三曰闕入謨序四曰初名棄稷五曰改  
名益稷造五子之歌厥罪惟五一曰拔羿田之非二曰奪  
夏桀之非三曰昧用韻之非四曰改句法之非五曰老  
畧之非造盾征厥罪惟三一曰葺師曠之引二曰葺太史  
之引三曰擬三國志晉書造仲虺誥之罪五一曰慚德製  
季札二曰口實畧僑罔三曰搜尋及獻子四曰冠賊登中  
韓五曰包舉至武子造湯誥之罪五一曰天象出矣左二  
曰賞善學單子三曰雜述先王之令四曰賜廷論語之言

五曰邀取湯誓之逸造伊訓其罪三一日味商正朔二曰吞嚼荀子三曰抄勅班彪太甲窮黜之罪六一曰黜衣尹吉二曰子皮三曰宮之奇四曰公孫丑五曰孟子六曰中庸成有一德旁採之罪四一日詩經二曰尹吉三曰荀卿氏四曰呂氏春秋說命囊括之罪五白公子張墨子尚同兄命子皮國語改作泰誓并吞之罪六外傳內傳孟子但記荀子史記改作武成席卷之罪五孟子樂記律歷志北言文子芋尹無字安國旅葵讀為象晉人塞國語著于篇使仲尼有攘善之罪襄王命管仲之言晉人撮入微子之命使廢玉有逆取之罪祝佗子太叔內傳宮之奇太叔文子湊合以作蔡仲命之罪河間不知冬官散在五官并文垂世丁加三於孤上以當三少葺畧以作周官之罪宮之

帝留不坊記文王世子卷中以作君陳之罪則顧命之罪  
與訓堯典皋謨同增康王誥之罪與增舜典大禹益稷同  
始分若曰與始名棄稷罪同更以王出在應門外與更  
名益稷罪同正經本無棄稷亦無益稷本不分王若曰亦  
不分應門外均之擅改聖經罪在不赦率律歷志改中庸  
叔孫孟子冠作卑命之罪竊老子搜孟子引書言抄造君  
牙之罪孟子語薛居州史老引武丁楚語賈子福亥造回  
命之罪舜典康王之誥偽增首序大禹益稷闕入四字無  
非罪也不顧正經之蒙塵深惜借賊之弗克建武開皇增  
舜典篇廿有八字焉既曰稽古帝舜矣又曰協帝帝詢考  
考帝殂落是二天子非罪之大乎明文允恭舉堯全德倒  
而乙之曰文明恭允為舜考德帝聞不言八德岳牧但陳

孝行予聞升閻母乃不相當乎孔宣洙二十八字而傳之  
孟孟宣洙二十八字而引作堯典不信孔孟真傳而酷好  
齊隋偽借吾不知其何心也夫以孔孟真傳則一篇全為  
舜作夫子斷自虞書雜名之德因可名善觀二聖至矣中  
庸言舜大考傳言萬善從無不旁通焉崇齊隋偽造昧其  
采摭說合之弊則潘哲贊季王文明贊九二溫恭味先氏  
允塞美宣王默遺六德而含訛諷豈予之忠厚哉聖筆  
編史記年竊老子淮南乃命以位冠伯夷傳無字非獲茲  
短人當服墨刑以徇後世顯達曰某人某地偶得伏法未  
上某縣縣得方見施行本心猶在蔡沈嫌其太劇分明不  
足效已忠愛之心舉而迫言之曰今按古文孔傳有曰若  
稽古以下二十八字則聖人終離却辟永塞乃聖門之黃

中亦言朱子之迷蒙紀弓江勝嘆哉凡此皆斥其偽而直  
截以罪使知亂臣子子博義崇借陷溺人心之深難為世  
之後莫得而逃焉故曰繼以雋大夫之斷者此也

尚書譜卷之四 四之一

旌川梅鷲學

舜典篇首二十八字譜

孔穎達曰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願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願太康中書乃表上之爭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開皇時購求道典始得之

馮曰金陵非曲阜之地航頭無孔子之宅建武非漢帝之年方興非安國其人先漢真孔安國古文無篇首二十八字東晉託為安國古文亦無此二十八字建武四年胡為而忽有此字方興何人胡為而忽獲此語此非方興之罪願非安國亂之於初皇<sub>十五</sub>亂之於中唐儒亂之於終也

素也帝欲異位師錫帝了不錄在下曰虞舜帝曰吾其試哉則慎徽以下正試舜之事受終以下正克謀之事又意接續無脉貫通固不容妄增一字安國乃裂為舜典兩篇角立驟而讀慎徽五典茫不知其何人故不得不做堯典而增也堯有曰若稽古帝堯此亦有曰若稽古帝舜堯有放勳開端此亦有重華協於帝堯有欽明文思至格于上下數語此亦有濬哲文明至乃命以位數語然後繼之俱徽五典庶不至突起而文理可通矣安國若不分裂正經則此人亦靡得而肆其妄增作俑之罪是在安國雖然無首突起人必致疑疑則思思則精其返正也有漸此人填補其闕務以終迷眾志使人無自返正益也揚其濶此人濬其壘佐偽之堅是在此人夫岳牧咸薦唯言克諧以孝

齋齋又不格姦而已未始言其升聞以溥哲文明溫恭九  
塞也所言非所薦所薦非所聞則雖高士蒼天大舍元氣  
亦不免與大言而無當虛說而非實矣不從經文而從方  
輿之言不考玄王乾文言先民周宣王衆德之采集而服  
膺乎而昏之偽且二古文所誦習士所注釋無慮數千萬  
本皆無此文復不之信荒村野俗不知何人所偽在者從  
而表章之縱說隨而無立之操昧是非而無藻鑑之明  
因知專心一志於聖經恒懷望風降附於羣賊蓋其心一  
傾於邪則動靜語默無適而非邪矣臣賊之罪是在後篇  
隋文帝開皇四年購求遺書始得舜典篇首二十八字施行  
於世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溥哲文明溫恭九塞玄  
德升聞乃命以位



天下之事出於真者但有易而易知涉於偽者毋巧飾而莫掩伏生正經已自藏之已自求之又自以教於齊魯之間何其簡易而易知也若夫孔安國筆之造偽以同諫書恐不足以驚世也於是以科書之而擅古文之名以非出壁藏恐不足以取信也於是又造為其王塚宅間鐘鼓之聲以其書還孔氏而增神異之迹以已生武帝之世恐不如此伏生親見秦皇之焚書親出壁中之藏也於是又造為老不能正語之說女子傳言教晁錯之說以盡從伏生之書不見古文之完善也於是又復出五篇之書以見伏生之短可謂巧於文飾矣然而終不能掩其偽為之跡當時歐陽夏侯不肯置對明主召臣不立學官後之大儒以絕無師說格擊不信於是東晉之作偽者又因怪神之不

當道也而悉抄舊言因引書之不當道也而蒐輯無遺  
因句法之不相類也而模倣逼真因上世之未顯行也而  
曰流落民間以上於梅顛之未久也而引長之以綠愉鄭  
冲又可謂善於安排矣而亦終不能掩其偽偽之跡後之  
大儒以分為兩體西其陋以求晉方出致其疑以平緩卑  
弱定其體以無一字無所不備其巢以考據博補窮其蹤  
然齊隋之間唐興之初味者賦之猶知持起之不可名篇  
也則又創為典篇首廿有八字焉其巧似密而益踈其偽  
似微而稱顯何者行於隋之開皇而以為得於蕭齊建武  
甫齊蓋以方輿後蔽之以伏法甫地之以航頭復出之以  
購求何其焦然不寧也哉其始耀以古文其次則說以復  
出其次則偽為秦誓其次則偽為十六篇其次則削去秦

按與十六篇而偽為二、一篇又其次則於慎徽五典之  
上增加二十有八字此可見其相為沿襲而執競作偽者  
之次第

尚書譜卷之四 四之二

旌川梅篤學

孔穎達專門孔傳譜

或曰虎豷不擊毘破木貙為無益也吾子尚書譜卷二之中又有二馬昏以排先漢偽泰誓暨十六篇也夫先漢古文至晉已微滅吾子復盡力而排之母乃擊豷虎而貙破毘者乎擒賊者擒王而賊平殺敵者斬將而一降吾子譜之三卷中亦有二所以排東晉古文二十五篇也譜之四卷有四之一所以排南齊姚方興偶見開皇購求方得之二十八字也辨已明矣乃復有四之二獨排唐孔穎達與宋蔡沈母乃欲盡平賊黨而濫及卒伍者乎應之曰非然也晉人以他虎而易安國之虎以他毘而易安國之毘故吾作譜所以深明乎前卷之難已殫矣而實安國之虎不

可以其璺而遂以東晉乎。他虎充之也。罷雖已破矣而寔安國之罷不可以其破而遂以東晉時之他罷當之也。云爾吾何為不憚煩而擊璺虎眠破罷也哉。唐孔穎達以前今文自今文古文自古文未至混淆也。范蔚宗所述年長宗登張馴年融王良袒祭皆習今文尚書都尉朝庸諱尹敏蓋豫周防孔僂杜林賈逵馬融鄭玄皆習古文尚書其病甚明唐人之作隋經籍志也曰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此一

之太甲咸又說命泰誓不得行矣今所行者張霸之分析  
劉向之別錄皇甫謐冒認以為安國所分者之太咸說泰  
耳穎達之罪五也先漢古文浸微浸滅而後謚之詐得行  
乎其後然前無影響晚乃突出穎達者課畧考究確偽是  
勤扶樹借竊神之羽毛恒使正經越在泥塵其罪六也孔  
安國為泰誓作傳其手筆也李暉所引是乃明証穎達詆  
暉而不知信其罪七也聖序散冠各篇二十有九篇能空  
其一賊經酷矣穎達曾不之知其罪八也安國傳論語先  
無片言涉於二十五篇穎達全不之考其罪九也鄭冲集  
解論語涉於君陳泰誓湯誥者特相背馳穎達全不之審  
其罪十也以漢武脫出之泰誓默充漢定壁出之序篇既  
誣伏生更誣人之全無忌憚一至於此其罪十一也正經

二十九篇其目見存類志。以爲二十九卷安國古文十六篇其目見存類志亦改爲十六卷意以卷字牽合晉人蒙蔽後儒其罪十二也其餘罪狀難以毛舉是其設心注意唯欲壅蔽正經使人皆不知其爲壁出隆重邪僻使人深知其當駢行拔塞本原裂毀冠冕叛逆不忠之罪上通于天黨惡之情性過首惡貪亂之姦險逾渠魁是以不得而不難獨之也

蔡沉異於曾子譜

夫子沒門弟子欲以所事事有若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淮之秋陽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孟子責陳相辛曰子格師陳良而學許行亦異於曾子矣子考子朱子大全集齊典之下曰古文有今文合於堯典蔡沉集傳則於其下增

曰今按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斯言

也何其慄悻禍賊也哉夫姚方興伏法未上至隋開皇

得施行則此二十八字者必隋唐間好事者所為駕言方

興於金陵大航頭得之以解說其至晚乃出之故爾今觀

沉所言有若目擊方興得於安國親手交與耳聞安國傳

於方興席前面命先漢東晉之歲月在沉之傾刻金陵曲

阜之封疆在沉之跬步蔡沉方興安國之冤氣若鮒魚腹

魚烏賊魚之飲河鮒魚腹中之水即鰕魚腹中之水鰕魚

腹中之水即烏賊魚腹中之水更不分別蔡沉非姚方興

方興非孔安國也且臆度共王者先封於魯移封於吳孔

氏之宅正業在曲阜別業在航頭漢武時共王既壞曲阜

孔宅遠二十九萬之古文。齊時共王又壞大航頭別業



選舜典篇首二十八字言以慄悍何其籠罩靡前張虛駕  
誕至如是之甚哉故我謂其言之慄悍蓋以此也言有關  
於一時一事之利害者不足為輕重也伏生為秦博士職  
掌先秦之古經必不忍本有二篇無故而合之以為一篇  
本有首文無故而刪之以為突出也漢定之時古經出壁  
教齊魯者此也傳晁錯此也立學官者此也何有所謂  
舜典哉迨孝武時幾乎百年之間安國創為古文以壘今  
文之不多復出數篇以昭正經之多焉無非欲古文之顯  
售於世耳何有所謂二十八字哉元成間張霸分析二十  
三篇都為百篇之目歲月彌久紕繆宣露拊擊者力浸微  
浸滅亦未有所謂二十八字也東晉之謚投會乘陳造為  
近理之文冒稱安國之本前偽雖頌後偽更昌尚無有所

謂二十八字也齊隋之間點者視之疑其減完增廿有八  
字其心畏首畏尾委曲蓋遠沉則從而教之曰此非方與  
之所為乃安國書之本有也非南齊之始出乃漢武世之  
已然也彼方患於無根解之以伏法沉則指以植根之不  
授彼方虞於不繼承之以購求沉則示以發源之甚長歲  
之因去幾至千年航頭一見之外別無他古文注諺遍於  
天下無慮百千萬本無此文字虛而為盈無而為有沉何  
其脫空誇詐全無忠信誠懇之實心耶羽翮宵夫之偶得  
張之於數百年之上幽沉至神之正經擠之於草莽塵埃  
埃之極是其禍賊豈特關於一時一事之利害耶實有殘  
帝王萬世之大經大法者兼故我謂其言之禍賊者蓋以  
此也顧道曰老不首言沉亦曰然曰女子傳言教

錯沉亦曰然。三來誓後，以入伏生書內，沉亦曰然。媒孽正經，惟恐其不篤，權毀聖序，惟恐其不滅，崇重偽書，惟恐其不充，不知舜典序康王誥之偽，增乃至以冠賊攻冠賊，而不自覺，不知魯謨序本非為大禹益稷作，乃至以砥砮勦入夜光之中，而不能辨，不考成王封伯禽康叔唐叔之故，與綴以周公奉王命之誥，護為武王之誥，不考康叔以自祭，五子用失乎家術之楚詞，抄絳冠辛綴以有窮，后羿之田，移為太康之田，他若丕子之責，樂宇之訓，自故為自恕之義，直取其師說之正，而不顧母論，其他只充與一篇之傳，沉或增或減，或移先後，一矛一盾，奚翅十餘處，惜先師之手澤，果如是哉。我書春秋與齊豹齒。

尚書譜卷之五 五之一

旌岷梅驚學

尚書纂言譜

吳先生曰伏生故為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於齊魯之間漢魏四百年間諸儒所治不過此耳至晉梅賾始增多主書二十五篇稱為孔子壁中古文鄭冲授之蘇愉授授於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授頂頊奏上其書今考傳記所引古書見於二十五篇之內者如鄭公趙岐韋昭王肅杜預皆指為逸書則是此二十五篇漢魏晉初諸儒皆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生二十八篇如舊為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者為之纂言

一 恢復克典之三

陸氏注本晉劉為舜典者又荆南季傳三下八字恢復克典之舊

一恢復皋陶謬之正經制大古謬私增及棄稷改作

一恢復盤庚之正經制張霸私析為三篇

一恢復願命之正經制古文始分王若曰後改王出應

一虞書二篇復而虞壁出之經完先古文五篇廢後古文三篇復秦削之虞書復舊

一夏書二篇復而夏壁出之經完先古文二篇廢後古文二篇復秦削之夏書復舊

一商書五篇復而商壁出之經完先古文六篇廢後古文十一篇復秦削之復舊

一周書十九篇復而周壁出之經完先古文十二篇復秦削之復舊

書

以上臨川吳先生復古之功與伏生壁經之功相為首尾  
前之諸儒皆不能及特表而出之於右

尚書譜卷之五 五之二

自序

古文出而聖經受裂聖序受誣可為痛哭者三可為流涕者五可為長太息者十泰誓十六篇孔安國古文也自舜典至罔命一時頹行蓋惑人心迷而不返者四百餘年來人之醉昏而奪易其耳目心知為聖經之害大矣然都而非醉漏而匪備東晉之際而廢棄不行矣二十五篇之出皇甫謐所造也自大禹謨至罔命又有大序及傳因冒稱安國古文受外弟梁柳柳受滅曹曹授梅願獻上而施行焉則近理而亂真矣英才問世誦習靡辭老師宿儒表章於世體分二手文非三古安國且自不終託之將以誰欺舜典篇首二十八字姚才偶見於航頭之地開皇時購

求得之膠粘瓜台叢葦、此語怪戲薄偽更增偽古文相  
繼賊經長此欲以安窮安國挽貌類之陽虎廁之仲尼之  
座謚為言行氣象近似之有若事以所事孔子方與假稱  
成帝子子與而實乃卜者王郎世無任光邛彤何怪河朔  
諸郡望風降附故曰可為哭者三此也夫子堯典一篇  
耳割其半以昇舜典使堯有上澀而截斷腰與下體舜有  
下脛而擲棄項與元首夫子皋陶謨一篇耳割其半以昇  
堯稷命禹以昌言文氣方承丹改作益稷覺前擬未工夫  
子頌命一篇耳割其半以昇康誥誥吉服受壤真得罪名  
教釋冕反喪服贊語安承夫子本無舜典康王誥也妄立  
二杜撰二序聖序昔言皋陶天厥謨也闕入大禹謨謨  
字馬相承賊聖經安意為之一聞討僭逆謨不寧故曰

可為流涕者五此也獻首於王安國讀焚為事為旅底貢  
厥焚謚釋焚為犬不曰謚盜格矢石弩之對反曰吾師亦  
嘗攘名伯之言云耳為山未成一黃夫子取學之言也今  
曰本諸為山九仞功虧一黃則譬如平地雖覆一黃又本  
之古文何篇不為二南其猶正場面而立夫子由求之言  
也今曰本諸不學場面是取之於古文出之以其糝之口  
氣何異於禦也矢謙之象天地人鬼神四句連類而發乃  
前無古之句法今曰本諸益而倒用之則滿招變謙受流  
時乃地道滿招惡謙受好時乃人道滿招害謙受福時乃  
鬼神又得之古文何人乎不矜莫爭誰謂弗謙師謙弗謙  
則如降之益詎若此奈何弗察告君不引后克艱厥后而  
引人之言觀六哉東晉前二包冲晏皆讀孝乎惟孝為句



東晉後始謂<sup>1</sup>之言孝如此君陳篇其隱若儒者之洞庭  
彭蠡乎天之歷數在爾躬舜益之十五言允執其中舜益  
之三言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益之六言今止曰亦以命  
禹非沒善哉不矜不伐今見道德經危微稽一今見道德  
經衆非元后何戴今見內史過所引無一句無所本哉造  
古文者欲攢序以立赤幟故散壁出之序而空之推泰誓  
以足壁出之目皆以序為天子所作而欲擅為已出之功  
將以子長書法之嚴故不敢耳亡篇以序而知偽書以序  
而辨諸儒莫知妄加持撫衛之故典與序昭合猶恐異說  
豈不妄哉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其他背理而傷道者  
難適以筆記前徒倒戈之血吻亞聖讀書之不精駕將二  
十五篇之古文默易泰誓十六篇之古文追教大儒良史

名卿大夫博極羣書者僅見安國之祖凡若此可以類推  
矣戶部亞卿陳君儒曰古人若偽夫子何為不削對曰先  
夫子而出者見正於夫子矣三墳五典伯禽唐誥等篇是  
也安國古文出漢武世謚文文出典午東方興二十八字  
出齊隋間夫子未見安得而削之哉曰王陽明執古本大  
學不從程朱大學今之設科取士猶用程朱定本陽明何  
益曰至當惟定於理而已矣曾子引詩書以證者凡有五  
新字以此知經文斤字偏傍誤為見字偏傍故曰親當作  
新經文三綱八目而曾引詩書以證者知本知之至與所  
所謂誠其意者一章清次在至善二節及明新正於信三  
章之上故曰更考經文別為次第於左得天機為諱字扶  
天叙於錯簡以拯經以經統傳此乃程朱所以為心得

之妙而彼陽明不過執下之固耳曰子之論大學有理對  
曰吾之論尚書亦若大學而已矣

自叙譜

竊難其燬始我經術儒熾其姦壞我心術四代之書篇七  
十七借羨盈百或冰之辱自齊聖神莫之或聖本本元元  
完我聖目作尚書全經目錄譜第一

經絜其羨序言其意提綱挈要非相為賜蓋蓋載器驂服  
載駟咎單尹旦此名醒義匪若故訓圖辭蔓穢方設居方  
別生分類洛汭之頃憂康娛葉魄憂歸毫鳩方之值升陟  
至炯句多失墜遷社不可倂厥寶瑞成湯已往外二仲四  
邪相之遷耿圯尤喟營求諸野鼎耳記異十有一年戎殷  
渣已十有三年訪道甚勤唐叔歸禾以詠詩也周公嘉禾

以信筮也殷之餘民頑難帥也王命託公鎮以懿也康酒  
梓材洪大誥治也君奭將老奄蒲誌也毫姑之奠義極致  
也分正里居成周地也君牙伯樂岐周是寄也劉頤命半  
時以畀也立國於費言首可肆也亡篇之義匪此莫記也  
唯覺聖心退以遠也此序有國祇莫覲也作尚書序譜第

二

識天下道里之與國孰與知帝王經世之大法當秦焚書  
侍博士伏生壁虞夏商周之書其所知者大且洽當高祖  
入關時蕭相國何收天下輿地之圖其所知者小且狹噫  
使何也能有伏生之知量高明則夫子之六經必不至於  
亡之使生也而得何之位能去其塵垢執纒則足以其主  
上如文武之功用明德懷。夾者矣作伏生壁經經譜第

三

知難而藏漢定而求至誠懇到雖危弗休聖經畏我心世事畏我時贏稟楚陸則莫敢我播發往日所藏如獲我璣珍時哉哉時不我與謀流離患難脫身跳今來歸自荒阡惜夫亡者多旗壞席脫抱歎楫宗不得為完好之乘舟然永永奕世之下神交克身禹湯文武目接皋稷單盤周台若一時同堂合席以相酬烏可不知其所由哉吾以為豐功茂績當銘葵鼎而祀千秋者矣作伏生得經二十九篇譜第四

列諸前廿八篇曰經振諸後摠一篇曰序經猶靈圖所有序如圃園禁藥經猶九獻所奏鈞天帝樂序猶巨目深瓜作其鱗之而紫虛廿有八篇猶易經分二篇也經篇各言

意猶易序卦列後鄭也經猶六經序猶論語始也博士所  
貯既也藏於一處終也神所錫予下始弗及經多逸去二  
十九篇書法匪紆即教攸及究以封姬青以謹呂安國散  
序獨昭衆獲俄空豈黍隸子識陋乃以野次矜矜仰充臣  
楹碩礎予甚悼焉母自始阻作太史脩載序篇譜第五

從周同文為下不悟陪臣雖聖改玉易代已則為之亂賊  
美慈古文尚治誣祖可慨廿有八篇列宿是配聖序殿後  
光晶希曖翳攸之阮大經猶在古文之阮寓宙憲窮東京  
之儒培擊莫貨殆似有若叱避而退黠諛抵隙巧蒐冒昧  
英材蓋世紛然受變前偽既奔後僭據內鑿殄厥破匪我  
心憤欲發墨守箴百起廢替之顯行豈斌諛愛諛監不逮  
在彼前潰我別之鋤其類以昭聖經以懲狂悖作孔

安國專治古文譜第六、秦誓譜第七古文十六篇譜

第八安國增序譜第九

安國旁免張霸穿鑿分秦誓三篇推入正經之郭易彙典  
益稷序增伏生書為三十四後遂以秦誓即為張霸所作  
九共非約九篇霸拓增古文書為二十四後遂以十六篇  
亦為張霸所作他若民間所傳河內女子所獻別錄因之  
五十八篇是類皆惑誣之新譜譜調之托落至魯錫不克  
穿當考之未強星火乘夜以吐燭據狐淫而舞樂矣作  
霸向增秦譜第十古文相傳譜第十一季長拾擊譜第十  
十二

推怪滿之偽者易為力排近理之偽者難為功孔安國夫  
子之苗裔固知以大孝為孝精忠為忠也知有森明純犧

之豐不知有明德至誠之隆也秦人噬臍伏生藏七十七  
篇之經及後序一篇於壁中也漢定求之經亡四十九篇  
僅得二十八篇聖序亦幸存而不空也太史嚴厥書法曰  
廿有九篇彷彿乎獲麟之至公也聖子聖孫奉以周旋罔  
敢墜江致夷昭假天啓其衷足以上通顯穹而神歆無窮  
也下之何恨失亡之多任私智為工也文舍籍而及頌篇  
截首而刳終也揆素體而勅入說無師而妄叢也離披為  
異紛葦為何雙雙為姦誕因為膠舞智以誣聖張虧而為  
充也倚儒之鴻宰狼頰伺如土謀然委地蝶矣如雪漣然  
見覘眩矣東晉士安姦罔之雄自矜甯距俯視群叢築固  
堅城不懼環攻塹浚深池刀視戰緣機心機警其技十倍  
於乃翁能方能圓其巧乎如乎作俑子所不語安國博之



力去微言後則獲之諸書所引安國昏之通而闕入後則  
往之霸析向別誰能逆襲并作一人樂而不悅故怪固迷  
無由後同旃為亦慨恰而弗忤饒勇往厲然若是熒黎老  
播棄比謀頑童天王土居于帶尊崇世祖奔渡卜者望風  
以聾為昭昭反似盤以晉為明明反似晉呂猶為薰巨費  
為弓以朴為璞以丹為漆十有六篇桃虫螫蜂廿有五篇  
在東鳩蝶虫蜂斃矢時敢指東前之安國已敗厥躬窃名  
安國盧胡含龍無論漢晉耦俱斯益傷我嘉穀憂心有冲  
無慮今故均之狄戎猜我幸憂勞心忽忽天滔於降曜蔽  
於雲蔽千百年修夜之宮初析成平以續汨共振我兩雕  
以經穹隆作東晉古文二十五篇譜第十三

位平權輕紛然見憂冲蹟於朝言出愈載必不詳改暢然

豈對獻上施行胡不若仲真之慷慨冲於君陳湯誥諸篇  
見未之述誣之甚厚至今莫泚作鄭冲交誣譜第十四

若柳者無能為誣役者也冲恠責之曹頤聞之誣於授受  
殊無所益柳孰知不益之益乃古文之宅作誣不與授受  
古文譜第十五

先有世紀在胃而後可妙古文之筆鋒神必長舞則工錢  
必多賈則贏彼冲恠柳曹頤烏足以從之作帝王世紀譜

第十六

折楊黃騫聞者嗟然古文於折楊黃騫駁矣考之史漢史  
漢不合考之三國三國不答考之西晉西晉不納唯其無  
之是以闕之若或有之則一作史漢考譜第十七聖

卿注孟子考第十八序注禮記考譜第十九弘嗣注

國語考譜第二十中安詳論語考譜第二十一元凱注左  
傳考譜第二十二

歷考兩漢三國西晉之書此不見蹤跡歟視及探乃在典  
午渡江之圖僻駕言者冲獻上乃頓百世思沛紫蓋之鬼  
既作古文根株譜第二十三

假乎拾乎我窮其殊駁乎我異之差探溪涉崑追躡  
其步息伴令是程匪音諧是謀或改文而勅序或增序而  
削溝析百篇曰孔裁霸頭踏蕭密共協羅王劉以傳安國  
其計益偷作根株削掘譜第二十四

壁出聖經辟如曜靈上帝雖神莫保能朕安國舉舉知方  
犁瓶乃以私知代補亡經勸日之亡明易之以燭螢折北  
通既如屋建瓴紫亡種類不殖自青典午之采狐棄燭腥

託名安國宣滅震霆然皆未有篇首之文錯落妖星魁裂  
我聖文之洪型於戲本不足以惑人是非意是非之惺惺  
乃唐宋之儒不公不寧有懷二心者弗克共聖人之明刑  
後人偽得篇首字譜第二十五

僭之虺頽達強之僭之戩頽達鷄之建武未上頽達喪之  
開皇毒得頽達將之子與之郎頽達趨降新室之狂頽達  
輔元荆楚陸梁乃向戍之妨大戎披攘實申侯之戎僭况  
孔償頽達章章作頽達端門孔侍譜第二十六

來于捭婦翁之殊佞聖心寄舍我伏朕集彼孔枯孔跌謠  
沽尊之以航頽之狐冠隆疽痛不悟正經萬世之模其心  
甚惡其智甚汚其術甚迂其說甚誣有若鄭君為暴籍圃  
吐氣如雲為之捐驅君子謂之侏侏作蔡沉異於魯子譜

第二十七

往而廻天行哉經出伏壁竊不能災孔誦終北謚姦以胎  
南齊草竊嬰兒未孩專門崇姦寃奔裂開幻清蕪潔叢起  
草莽稅回正經登之春臺如掃浮腫如滌塵埃巍巍大園  
悔我堦塚作尚書纂言譜第二十八

古文之迷蔽二曜以之不明宵夫之偶得太清為之莫清  
奉命也之明哲湯平復古之功宏矣天穹隆而在上日月  
下昭理不羸所闕者頌聖經空聖序誤信脫出之恭誓謬  
當廿九之法語惟刑謚采政忽三承渡河莫之勝揭不用  
命之殘先執妻子以示莫堪用之却誓湯取法乎甘漢南  
入洛北沛江來南迴北會耦俱東滙鋪敦推銳漳南莫支  
退也於姦北無清源南靡濁濟三江之名判之以斯疾趨

赴海水不橫披不致壑蘇震澤恬夷一卜王體再卜鄭代  
三卜身在國害求終一再無闕啓箴微之并告乃退文考  
受命寧考殪殷乃寡兄散庚辟封分梓材首章達大家以  
慎罰後章達王以勸明德垂不机中天下而立是曰明辟  
始宅中土新辟奕奕天王臨崩尊揚末命臣致生之顧命  
甫更差予小子抱其質直不廢于學夙夜勤力匪若上知  
百以一識庶竭愚得以猗种億作自述譜第二十九  
擬經序廿九陽浴咸池暇樽桑以借敗安國傷僭乎僭謚  
未殃借斯下述隋唐儒不令縱熾猖勢寧久終必亡黨言  
復瑩緝明經莫翼極四方更無邪惡業萬光

尚書譜五卷明旌川梅氏撰以闡古文之偽博考互証不遺餘力間有吹毛求疵失之太苛者文亦傷繁惟其引據史傳原文隨人隨事分類詳列俾後學讀之則尚書一經之源委昭然如指諸掌而古文之為偽可不辨自見矣是足取也余於維揚借得馬氏叢書樓抄本因亟手錄之中多脫簡誤字姑仍其舊俟再得善本校正馬氏原抄本計一百三十三頁百八行行二十字乙亥長至前數日秀水朱休承識

記尚書序譜第五內空三處脫一處

軍不厚願哉細字下空十七字

于成湯時細字上脫去數行

不沃丁之時上空八字

十五字

式王本紀條內空一處

安國尚治古文方下文體體別上共空四十四行又十三字

古本根株削掘譜內空處

節命之中聖期倦於勤之上共空廿二行又五字

八類選尚門孔傳譜內空一處

一之丁之太甲之上共空四十四行又二字

其自序中之次第門目與其書中之次第門目亦不盡合

梅氏旌德人正德癸酉舉人官南京國子助教終鹽課司

提舉